

杭州市余杭区良渚古城金花池遗址发掘简报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管理委员会

【摘要】: 金花池遗址为良渚古城遗址的郊区聚落之一。2009年考古队抢救性清理了2座良渚文化贵族墓葬，其中M1出土玉琮、玉钺、三叉形器和冠状器等高等级玉器，是良渚文化早期阶段良渚遗址群乃至整个良渚文化分布区内少见的高等级贵族墓葬。大遮山南麓分布着多个聚落组，呈现出以一处较大的台墩形遗址为中心，由六七处台墩组成的态势。百亩山南坡较密集地分布着金花池、百亩山、梅家里、梅园里等遗址，构成聚落组，金花池可能为该聚落组的中心。

【关键词】: 良渚古城 金花池遗址 良渚文化 贵族墓葬

【中图分类号】: K871.13 **【文献标识码】:** A

金花池遗址为良渚古城遗址的郊区聚落之一，位于百亩山东侧约100米处山脚。该区域遗址分布密，遗址以南有梅家里遗址，以东有梅园里遗址，以西有百亩山遗址。因沿山渠道整治，2009年4月底，此处发现一处良渚文化贵族墓葬，出土玉琮等大件玉器，后编号为M1。经报请上级文物主管部门批准，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管理委员会组成联合考古队，于2009年5月21日至7月13日对遗址进行抢救性发掘（图一）。

为了解地层和遗存分布情况，布设10×10米探方2个，编号T202和T203，两个探方均向南扩方至沿山水渠，扩方范围宽0.7~1.3米，实际发掘220余平方米。另TG1向东延伸了19米，宽2米，涉及面积38平方米。最后实际发掘面积约260平方米。共清理良渚文化墓葬2座、灰坑4座，历史时期墓葬1座（图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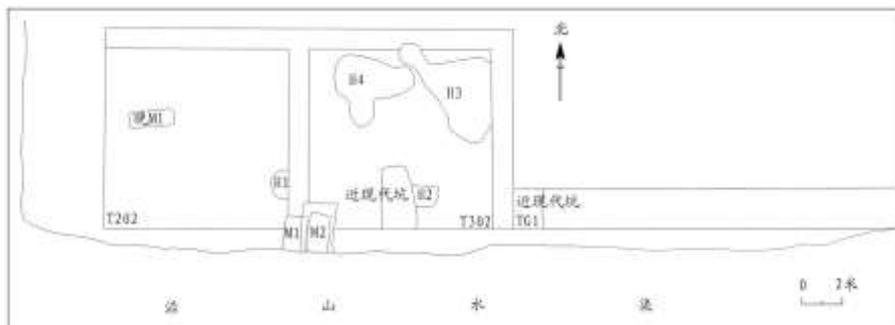


图一//金花池遗址位置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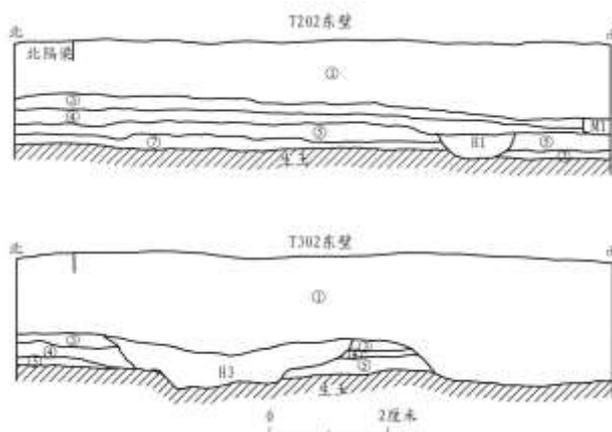
一、地层介绍

金花池遗址地表海拔10.7米，地层比较简单，共分7层，以T202和T203的东壁为例介绍如下（图三）。

- (1)层：表土，为黄灰色土。土质较疏松，夹杂大量石块、红烧土颗粒，出土少量瓷片、砖块。厚 0.8~2 米。该层下开口 M1、M2、H2—H4 和晚 M1。
- (2)层：灰土。土质疏松，夹杂少量红烧土颗粒、石块，出土较多陶片，属马桥文化时期。仅分布于 T202 西半部。距地表深 0.80~1.6、厚 0~0.2 米。
- (3)层：黄灰色土。土质较硬，夹杂较多红烧土颗粒，出土少量良渚文化时期陶片。距地表深 1~1.45、厚 0~0.3 米。
- (4)层：灰褐色土。土质较硬，结构紧密，包含较多红烧土颗粒和少量陶片。距地表深 1.35~2、厚 0~0.4 米。该层下开口 H1。
- (5)层：黄土。粉状，土质较硬，包含较多红烧土颗粒和少量陶片。距地表深 1.3~2.05、厚 0~0.3 米。
- (6)层：黄灰色斑土。土质较硬，结构紧密。仅分布于 T202 内。距地表深 1.4~1.85、厚 0~0.2 米。
- (7)层：红褐色铁锈斑土。土质较硬，结构紧密，包含少许石块，纯净。距地表深 1.5~2.07、厚 0~0.3 米。



图二//金花池遗迹总平面图



图三//金花池 T202 和 T302 东壁剖面图

(7)层下为黄色山体土。

发掘表明遗址位置原为较平缓的山脚坡地。其上堆筑土台，土台堆土为纯净的黄褐色山土，根据土质、土色可分 5 层（即(7)一(3)层），其内包含物很少。H1 的存在说明(4)层表曾有短暂的人类活动。但主要的遗迹均分布于土台表。其中 T302 表土中出土玉料一块，T302(1)：1，白色，玉质细腻，近扁梯形，磨光。长 2.9、宽 1.9、厚 0.7 厘米。

二、遗迹和遗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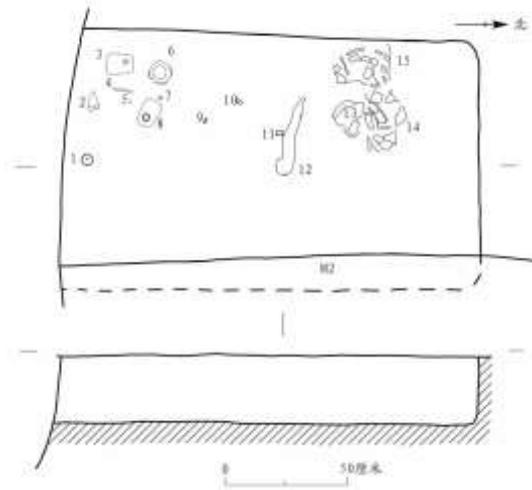
此次发掘共清理良渚文化时期墓葬 2 座、灰坑 4 座。H2—H4 与 M1、M2 层位一致，均开口于(1)层下，打破(3)层；H1 开口于(4)层下，打破(5)层。灰坑中仅出土少量陶片，年代和功能不明确，在此主要介绍 M1 和 M2 的情况。

（一）M1

开口于(1)层下，打破(3)层。修建渠道时发现，南部已遭到渠道破坏。残长 1.72、宽 1~1.06、深 0.27 米。无法辨认棺椁迹象。根据随葬品推测，墓主头朝正南，方向 180°。随葬品偏于墓葬西侧，推测棺的位置也偏西。随葬品 15 件，其中玉器 9 件，包括琮、钺、柱形器、锥形器各 1 件，玉柱形管 4、玉鼓形管 1 件；石器 2 件，均为石钺；陶器 4 件，均残，位于墓葬北侧。另外在该墓已遭破坏的坑内填土中发现 8 件玉石器，均属 M1，包括冠状器 1、三叉形器 1、卯孔端饰 2、长玉管 1、柱形管 1、锥形器 1、研磨棒 1 件，编号为 M1 采（图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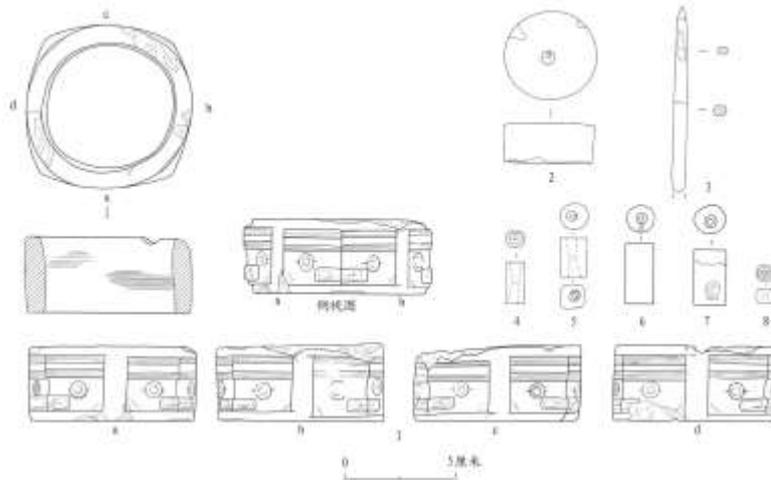
琮 1 件。M1：6，透闪石，黄白色，偏白，局部显青，夹较多灰褐色游丝状结晶。弧边方柱体，中间对称管钻大孔，打磨精细，局部可辨台痕及管钻圈痕，孔内壁靠中部略弧凸。横截面为圆角方形，上略大，下略小，有四个凸面，凸面夹角大于 90°，每个凸面以转角线为中轴，琢刻相同的简化神人纹，相邻凸块之间以竖向直槽相隔，整器共 4 组相同的神人纹。神人纹上部为两组凹弦纹，每组凹弦纹有片切割而成的 3—4 道凹弦纹组成，部分片切割痕迹为弧形，推测为竹片带动解玉砂切割形成。双圈近圆眼，外圈大部分管钻，但部分圈线又以短线刻划，多数内圈管钻形成，但有一个内圈以短线刻划而成，随后眼两侧各刻划一条短横线表示眼角，扁横凸鼻，鼻翼为刻划而成，呈方折形螺旋状，共一圈。整器打磨精细，玻璃光泽明显，不见切割痕迹，局部玉料有残损，经打磨。高 3.4、射径 7.55、孔径 6、凸块长 5.1、宽 2.4、眼外圈径 0.6~0.8、眼内圈径 0.25~0.35、眼角长 0.15~0.2、鼻长 2.4、宽 0.6 厘米（图五：1；封二：1）。

钺 1 件。M1：2，白色，表面已遭沁蚀，整体轻薄。长梯形，中部略厚，向外边缘减薄。顶部略残损。器体上部有双面管钻孔，一侧管钻深，一侧管钻浅，可见明显台痕，管钻圈因受沁痕已不明显。斜边减薄，刃略残，刃部较锋利，无使用痕迹。器形规整，打磨精细，器表不见制作痕迹。残长 15.4、顶宽 8.8、刃宽 10.8、最厚 0.6、孔径 1.8 厘米。发掘时玉钺已残，大部分碎片是在掘起的松土中找回的（图六：1；封三：1）。



图四//M1 平、剖面图

1. 玉柱形器 2. 玉钺 3、8. 石钺 4. 玉锥形器 5. 玉鼓形管 6. 玉琮 7、9—11. 玉柱形管 12、14. 陶缸口沿 13. 陶豆 15. 陶鼎



图五//M1 随葬玉器

1. 琮 (M1:6) 2. 柱形器 (M1:1) 3. 锥形器 (M1:4) 4—7. 柱形管 (M1:7、9、11、10) 8. 鼓形管 (M1:5)

柱形器 1 件。M1:1, 透闪石, 浅青绿色, 夹杂大量小的绿色斑点。玉质较好, 顶面和底面保留有多处玉料残缺面, 略经打磨。矮柱形, 双面实心钻孔, 孔内壁经打磨, 仍保留有部分圈痕。直径 4.3、孔径 0.6、高 1.95 厘米 (图五:2; 封二:2)。

锥形器 1 件。M1:4, 透闪石, 黄白色, 偏白, 夹较多深灰色斑块。玉质较好, 榫部残。长条形, 横截面近椭圆形, 不甚圆, 靠近尖部玉料略残缺, 但打磨光滑, 呈扁椭圆形状, 一端圆尖, 整器打磨精细, 玻璃光泽明显。残长 9、最大径 0.65 厘米 (图五:3)。

柱形管 4 件。均为透闪石。M1:7, 黄白色, 偏黄, 夹较多深灰色游丝状结晶, 质地与采:2 冠状器近似。对钻孔, 钻孔较

大。长 1.9、直径 0.9、孔径 0.52 厘米（图五：4）。M1：9，近白色，偏青绿，夹较多灰绿色游丝状结晶。对钻孔，横截面近圆形，一面近弧方形。长 1.9、直径 1.2、孔径 0.5 厘米（图五：5）。M1：11，近白色，偏青，夹少量深灰色游丝状结晶和斑块。玉质较好。对钻孔，顶面可见一道线切割痕迹。长 2.95、直径 1.4、孔径 0.5 厘米（图五：6）。M1：10，黄白色，偏青绿，夹较多深灰色游丝状结晶。对钻孔，横截面呈不规则圆形，局部可见磨平面，器身可见一道片切割痕迹。长 2.7、直径 1.65、孔径 0.6 厘米（图五：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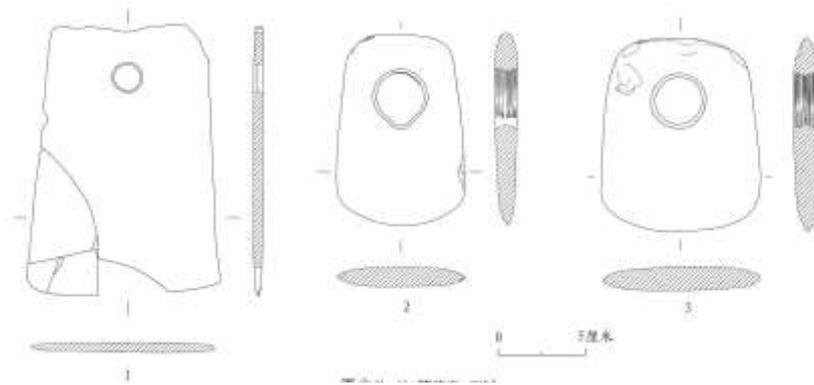
鼓形管 1 件。M1：5，透闪石，近白色。两面管钻孔，孔内经打磨，依稀可见圈痕。长 0.7、最大径 0.8、最小径 0.65、孔径 0.41 厘米（图五：8）。

石钺 2 件。梯形，中部较厚，向外边缘减薄。斜边，弧刃，刃部无使用痕迹。器形规整，打磨精细，器表不见制作痕迹。熔结凝灰岩。M1：3，灰褐色，夹大量灰黑色斑块。弧顶略斜，保留大量打制痕迹，略经打磨。器体上部有双面管钻孔，可见明显台痕和管钻圈痕。斜长 10.9、顶宽 6.7、刃宽 9、最厚 1.4、孔径 3.1 厘米（图六：3；封三：2）。M1：8，灰褐色，偏红，夹大量灰黑色斑块。弧顶保留较多打制痕迹，略经打磨。器体上部有两个双面管钻孔，一大一小，大钻孔可见明显台痕和管钻圈痕，小钻孔打磨光滑。长 10.8、顶宽 5.9、刃宽 7.1、最厚 1.3、大孔孔径 3.1、小孔孔径约 1.3 厘米（图六：2；封三：3）。

陶器 4 件。鼎 1 件，M1：15；豆 1 件，M1：13；缸口沿 2 件，M1：12 和 M1：14。较残，均未能复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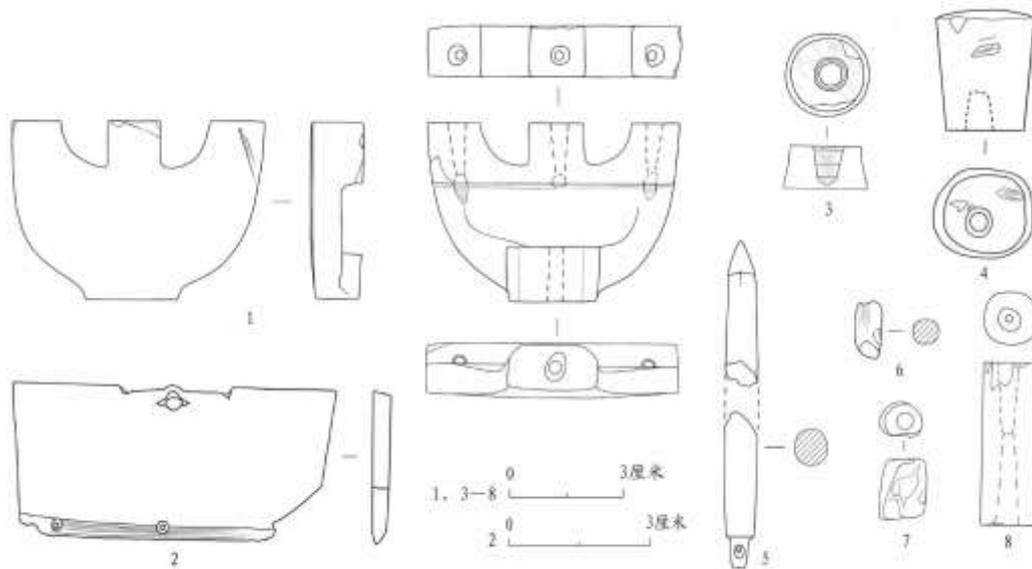
此外，M1 采集玉、石器 8 件。

冠状器 1 件。M1 采：2，透闪石，黄白色，偏白，夹较多深灰色游丝状结晶，略残，玉质较好。扁倒梯形，顶部近平直，中部线切割减地做成介字形，中部扁凸，扁凸下有一不规则镂空，镂空中部可见管钻痕迹，可见镂空为管钻后向两边线切割形成。扁凸榫，榫部较短，呈倾斜状，上可见 2 个小的对钻孔，原应有 3 个，应为双面榫钻而成。冠状器底端及扁榫上有细密的直线痕，可能是片切割而成，但刻意保留以增加绑缚梳齿的摩擦力，起到加固的作用。顶面可见两道线切割痕迹，榫部可见一道片切割痕迹。制作规整、打磨精细，玻璃光泽明显。上端宽 7.15、下端残宽 5.6、厚 0.4、高 3.1 厘米（图七：2；封二：3）。



图六//M1 随葬玉、石钺

1. 玉钺 (M1：2) 2、3. 石钺 (M1：8、3)



图七//M1 采集玉、石器

1. 玉三叉形器 (M1 采: 1) 2. 玉冠状器 (M1 采: 2) 3. 4. 卯孔玉端饰 (M1 采: 4、M1 采: 3) 5. 玉锥形器 (M1 采: 6-1) 6. 石研磨棒 (M1 采: 6-2) 7. 玉柱形管 (M1 采: 7) 8. 长玉管 (M1 采: 5)

三叉形器 1 件。M1 采: 1, 透闪石, 黄白色, 偏白, 夹较多深灰色游丝状结晶和斑块。玉质上佳, 局部有玉料残缺, 但已打磨光滑。总体呈半弧形, 三短叉平齐, 正面略弧凸, 其上可见一道片切割痕迹, 背面以片切割和线切割的方式做出凸块, 凸块上有对钻孔, 应为管钻孔, 局部可见管钻圈痕, 部分管钻孔内后期经打磨扩孔, 不见管钻圈痕, 根据管钻痕迹可知管钻在前, 制作凸块和弧边在后。最长 6.7、高 4.85、厚 1.4、孔径约 0.5、凸块厚 0.5 厘米 (图七: 1; 封二: 5)。

卯孔端饰 2 件。M1 采: 3, 透闪石, 黄白色, 偏白, 夹较多深灰色游丝状结晶。玉质较好, 与 M1 采: 2 接近, 器身可见局部玉料残缺面。大致呈截锥状, 横截面呈近椭圆形, 上小下大, 底面弧凸略大, 顶面平直略小, 顶面靠中部有一钻孔, 未钻透, 孔壁可见明显圈痕, 应为管钻孔。顶面可见一道线切割痕迹, 器身可见一道水平状的片切割痕迹。玻璃光泽明显。高 3.4、直径 2.2~2.8、钻孔直径 0.8、深 1.1 厘米 (图七: 4; 封二: 4)。M1 采: 4, 叶腊石质, 暗红色。大致呈截锥状, 器身较矮, 横截面近圆形, 上小下大, 侧面略内凹, 底面近平略大, 顶面平直略小, 顶面靠中部有一钻孔, 未钻透, 孔壁可见明显管钻圈痕, 管钻痕迹中可见 3 道台痕, 可见钻孔时用了 3 种钻孔工具。器身可见明显的打磨痕迹。直径 1.95~2.3、孔径 0.7、钻孔直径 0.9、高 1.2、深 1.1 厘米 (图七: 3; 封二: 6)。

长玉管 1 件。M1 采: 5, 透闪石, 黄白色, 偏青, 夹较多灰绿色游丝状结晶和斑块。柱形。对钻孔, 器身可见多道玉料残缺, 经打磨。长 4.6、直径 1.5、孔径 0.6 厘米 (图七: 8)。

锥形器 1 件。M1 采: 6-1, 透闪石黄白色, 偏白, 夹较多深灰色游丝状结晶。玉质较好, 与 M1 采: 2 接近, 出土时断为两截, 中部残缺。长条形, 横截面近圆形, 一端圆尖, 顶端片切割减地做出截锥形短棒, 棒部有对钻穿孔, 从钻孔形态推测为枰钻而成。棒部可见多道磨平面, 整器打磨精细, 玻璃光泽明显。复原长 8.9、最大径 0.9 厘米、棒长 0.8、孔径 0.2~0.3 厘米 (图七: 5)。

研磨棒 1 件。M1 采: 6-2, 青灰色粉砂岩, 质轻。长条形, 残存一小段, 横截面呈圆形。残长 1.55、直径 0.7 厘米。发掘时

与锥形器采：6 归为一个号，整理时分出（图七：6）。

柱形管 1 件。M1 采：7，蛇纹石，白色。残缺较甚，沁蚀严重。对钻孔。长 1.62、直径 1.2、孔径 0.45 厘米（图七：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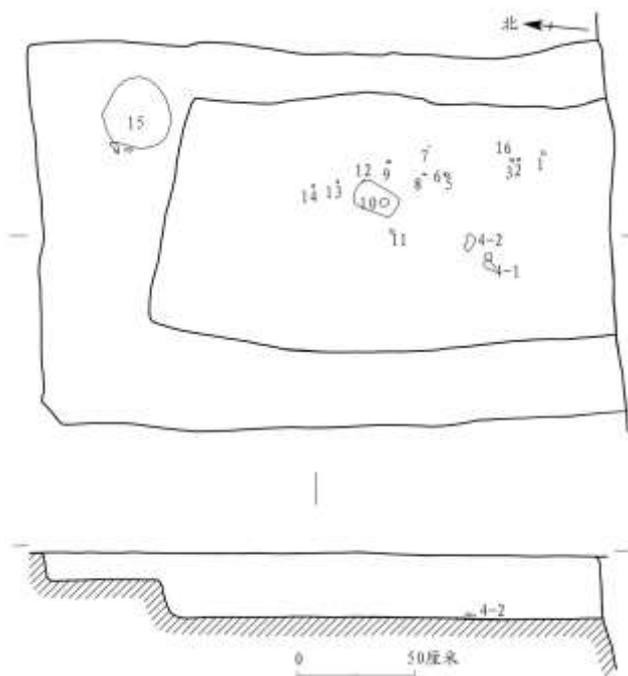
（二）M2

开口于(1)层下，打破(3)层，局部打破 M1，在紧急清理 M1 时未能发现，正式布方时刮面发现，南部亦被渠道破坏。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可辨坑线和椁线。坑残长 2.47、宽 1.64 米，椁残长 1.97、宽 1.1 米，深 0.3~0.33 米。根据随葬品可知墓主头朝南，方向 184°。此墓中部受到晚期地层扰乱，沟边的两件花石钺仅存小块。填土为黄灰色花斑土，土质较硬，未见葬具、人骨痕迹。出土随葬品 17 件，其中玉器 13 件，均为玉管；石器 3 件，均为石钺；残陶器 1 件（图八）。

玉器均为玉管和卯孔端饰，共 13 件，其中柱形管 7、柱形端饰 4、鼓形珠 2 件。

柱形管 7 件。4 件为蛇纹石质，白色，沁蚀严重，形制接近。M2：2，略残。残长 1.3、直径 1.2、孔径 0.42 厘米（图九：4）。M2：3，略残。长 1.4、直径 1.2、孔径 0.58 厘米（图九：5）。M2：7，残存两片，均成不规则柱形，推测为柱形管。残长 0.9 厘米（图九：6）。M2：16，长 1、直径 1.15、孔径 0.4 厘米（图九：7）。3 件为叶腊石质，对钻孔，从钻孔痕迹看应是榫钻，两端面往往遗留有打磨痕迹，形制接近，其中 M2：1 和 M2：5 色泽、质地、形制接近，可能成对（封三：5）。M2：1，青绿色。器体可见竖向打磨痕迹。长 1.4、直径 1.2~1.3、孔径 0.45 厘米（图九：1）。M2：5，略鼓，青绿色。长 1.2、直径 1.3、孔径 0.4 厘米（图九：2）。M2：11，红褐色。孔内可见台痕。长 1.5、直径 1.25、孔径 0.6 厘米（图九：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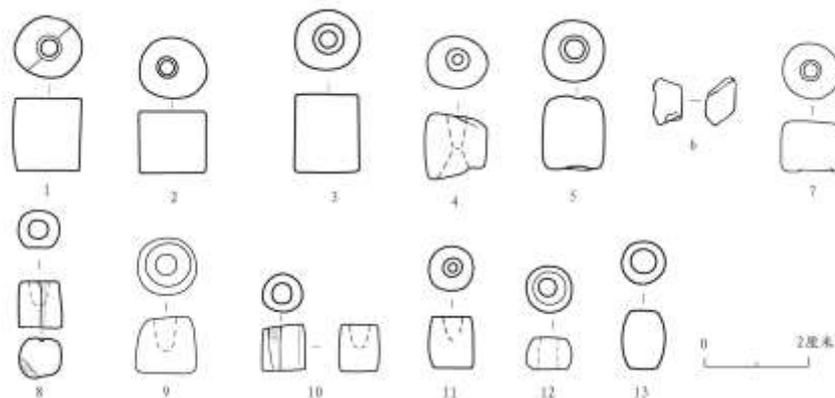
卯孔端饰 4 件。M2：8 与 M2：9，M2：12 与 M2：14 可能两两成对（封三：5）。均为叶腊石质，形制接近玉管，但单面钻孔，从钻孔痕迹推测为榫钻。M2：8，叶腊石质，青绿色。器身可见一道略呈弧形的片切割痕迹，未钻孔的一端也可见片切割痕迹，孔内经打磨。长 0.9、直径 0.8、孔径 0.4、孔深 0.5 厘米（图九：8）。M2：9，青绿色。略呈梯形，孔内壁可见明显圈痕。长 1.1、直径 0.9~1.16、孔径 0.4、孔深 0.65 厘米（图九：9）。M2：12，青绿色。略呈梯形，横截面呈不规则圆形，器表可见打磨形成的竖状平面。长 0.9、直径 0.8~0.85、孔径 0.4、孔深 0.55 厘米（图九：10）。M2：14，青绿色。局部可见磨平面，是观察柱形管制作过程的较好标本。长 1、直径 0.85、孔径 0.4、孔深 0.5 厘米（图九：11）。



图八//M2 平、剖面图

1、5、11. 柱形管（叶腊石）2、3、7、16. 柱形管（软玉）4-1、4-2、10. 石钺 6、13. 玉鼓形珠 8、9、12、14. 柱形端饰（叶腊石）15. 陶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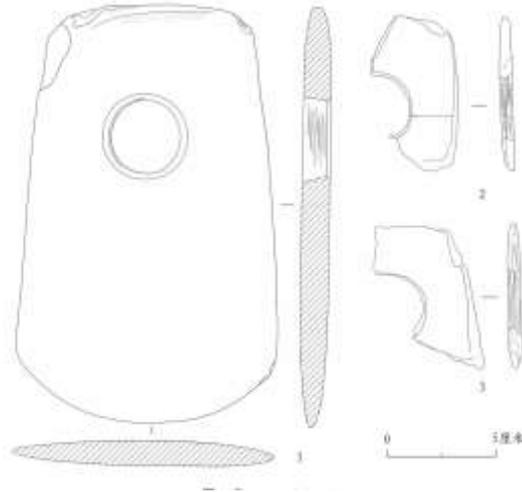
鼓形珠 2 件。M2：6，滑石质，黄褐色。柱形微鼓，钻孔一端大，一端小，可能是一件鼓形管裁切而成。长 0.6、最大径 0.9、最小径 0.7、孔径 0.35~0.4 厘米（图九：12）。M2：13，红褐色，偏黄。钻孔直径较均等，应为槌钻而成。长 1.1、最大径 0.85、孔径 0.5 厘米（图九：13）。



图九//M2 随葬玉器

1—7. 柱形管（M2：1、5、11、2、3、7、16）8—11. 卯孔端饰（M2：8、9、12、14）12—13. 鼓形珠（M2：6、13）

石器 3 件，均为石钺。M2：4，发掘时编为 1 个号，整理时发现是两件石钺，分别编号为 M2：4-1 和 M2：4-2，均为叶腊石化凝灰岩。M2：4-1，仅残存顶部一小部分，可见多道拉毛痕迹，近梯形。残高 7.1、残宽 4、复原孔径 3、厚 0.7 厘米（图一〇：2）。M2：4-2，仅残存顶部一小部分，近梯形。残高 6.7、残宽 4.2、复原孔径 3.4、厚 0.7 厘米（图一〇：3）。M2：10，红灰色。泥质粉砂岩。近梯形弧刃，对钻孔，一面钻孔深，一面钻孔浅，器体中部厚，两侧缘减薄，孔壁可见明显圈痕。长 19.1、宽 9.5~11.8、孔径 3.7、厚 1.3 厘米（图一〇：1；封三：4）。



图一〇//M2 随葬石钺

1. M2：10. M2：4-1. M2：4-2

三、结语

金花池 M1 和 M2 随葬陶器均过于细碎无法复原，不过我们可以根据玉器和墓葬形制对其年代进行大致的判断。金花池三叉形器（M1 采：1）三叉较短且平齐，与反山 M20：121^[1]、姜家山 M1：3-1^[2]形态接近；金花池 M1 出土的玉琮 M6：6 与反山 M20：121、姜家山 M1：26 形态相似，可知金花池 M1 年代应当与反山 M20、姜家山 M1 相当，属良渚文化早期偏晚阶段。M2 墓坑宽大，出土良渚遗址群内早期基本不见的叶腊石管和端饰，显示其年代较晚，属良渚文化晚期。

金花池 M1 和 M2 均遭到破坏和扰乱，遗物不全。M1 出土玉琮、三叉形器和冠状器等高等级玉器，玉质上佳，是良渚文化早期阶段良渚遗址群乃至整个良渚文化分布区内少见的高等级贵族墓葬。

近年来大遮山南麓的全覆盖式勘探显示，大遮山南麓分布着多个聚落组，呈现出以一处较大的台墩形遗址为中心，由六七处台墩组成的态势，如早年便引起我们关注的姚家墩聚落组^[3]。百亩山南坡较密集地分布着金花池、百亩山、梅家里、梅园里等遗址，构成了另一处聚落组，从金花池 M1 来看，该聚落组等级较高，值得引起高度重视。

（附记：项目负责人为王宁远；发掘人员有王宁远、陈欢乐、施时英、丁诗颖、李波、张小平；绘图人员有张念哲、陈珊珊、周佳辉；摄像为夏勇。）

参考文献：

[1]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反山》，文物出版社 2005 年，第 234 页。

[2]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良渚古城综合研究报告》，文物出版社 2019 年，第 99 页。

[3]a. 刘斌：《余杭卢村遗址的发掘及其聚落考察》，《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第三辑，长征出版社 1997 年；b. 方向明：《良渚聚落模式的探索——以浙北地区为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编《中国聚落考古的理论与实践——纪念新砦遗址发掘 30 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一辑）》，科学出版社 2010 年。

良渚古城金花池遗址出土及采集遗物



1. 玉琮(M1:6)



2. 玉柱形器(M1:1)



3. 玉冠状器(M1采:2)



4. 玉端饰(M1采:3)



5. 玉三叉形器(M1采:1)



6. 叶蜡石端饰(M1采:4)

良渚古城金花池遗址出土遗物



1. 玉钺(M1:2)



2. 石钺(M1:3)



3. 石钺(M1:8)



4. 石钺(M2:10)



5. 叶腊石柱形管(后排自左向右 M2:1、5)
卯孔端饰(前排自左向右 M2:8、9、12、14)



6. 玉料(T302①:1)